

岁月如墨

赤坎旧韵新章

李斌

时隔数年，上个周末我再度踏上这座拥有300余年历史的侨乡古镇。眼前景致竟令我心生几分恍惚——曾经斑驳颓败的街巷褪去尘霜，百年骑楼重焕光彩，古埠的烟火气息与新时代的生机活力交织相融，这便是赤坎景区提质升级之后，交出的全新答卷。这场跨越数年的蜕变，未曾割裂深厚的历史根脉，匠人们以“修旧如旧”的初心巧思，让百年古镇重拾生机，绽放出前所未有的风华与气韵。

记忆里的赤坎，曾是一幅浸满岁月沧桑的旧卷。彼时连片的骑楼依旧绵延错落，却难掩年久失修的萧索落寞，墙面斑驳脱落，裸露出底下青灰砖体，部分骑楼窗棂腐朽破损，摇曳的木窗似在低声诉说时光沉淀的过往。旧时街巷狭窄崎岖、路面坑洼，雨天泥泞难行，道路两旁商铺稀疏零落，大多是老旧杂货铺，零星传来的叫卖声也格外单薄。潭江沿岸的码头早已荒废，岸边杂草丛生，不复当年商船往来、舟楫穿梭的繁盛景象。那时的赤坎，宛如一位历经岁月的老者，守着百年侨乡的旧日记忆，即便春日到访，周身也难掩沉寂与寥落，除却影视城一处景致，全域都难寻鲜活灵动的气息。

而今踏入赤坎，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骑楼群令人惊艳的焕新。600多座骑楼沿潭江绵延近3公里，依旧恪守“上宅下铺”的传统格局，早已褪去往日颓败荒芜的模样。改造修缮过程中，工匠坚守“修旧如旧”的准则，细致修补每一寸砖瓦木石，完整留存骑楼原本中西合璧的建筑风骨：巴洛克立柱挺拔依旧，

罗马式拱券雕饰精巧细腻，岭南本土的趟栊门、灰塑纹样、满洲窗悉数完好保留，西洋建筑的雅致与岭南民居的温婉依旧相得益彰。原本斑驳的墙体经过精心修复，褪去了斑驳痕迹，却刻意留存下时光镌刻的肌理纹路，深浅错落的印记，依旧铭记着华侨返乡建楼的传奇往事。骑楼窗棂更换了全新木质构件，形制依旧沿袭古制，凭窗远眺，潭江风物与街巷烟火尽收眼底，既有历史沉淀的厚重底蕴，又有新生焕活的灵动气韵。一座座古桥流水相依，串联起整个古镇风貌，恰似一串温润珠链，焕发出动人光华。

街巷的焕新，更为这座古镇注入了全新活力。曾经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经过重新铺筑，路面平整光洁，雨后更显温润，步履轻踏其上，发出清脆声响，仿若与百年岁月隔空对话。街巷两侧杂生荒草尽数清除，取而代之的是错落雅致的绿植，葡杜鹃沿骑楼墙面攀援生长，嫣红花簇缀满檐角，与青砖黛瓦相映成趣，为古朴街巷平添几分雅致亮色。往日稀疏冷清的商铺，如今规整排布于街巷两侧，既有坚守本土风味的老字号门店，也有富含文艺格调的文创小店、休闲茶咖铺。手信店内，芝麻烧饼、油糍的醇香随风漫溢，依旧是记忆里熟悉的风味；文创店铺中，以骑楼、碉楼为原型的工艺品琳琅满目，将侨乡文化底蕴融入现代审美设计中，引得游人驻足流连。尤为用心的是，街巷增设了复古路灯与导览标识，其形制与骑楼古韵浑然相融，既便利往来游客，又烘托

出古镇独有的氛围感，缓步其间，仿若穿行于旧时繁华的民国商埠。

潭江沿岸的焕新，是赤坎整体升级中最为动人的景致。曾经荒废沉寂的古码头经全面修缮后，青石板铺就的岸道平整开阔，江边增设复古护栏与休憩座椅，游人静坐江畔，沐着江风揽尽沿岸风光，闲适悠然。江面波光荡漾，倒映着岸边骑楼的绰约身影，偶有水鸟掠过低空，为江景平添几分灵动。摇橹小舟缓缓划过江面，船桨拨开碧波漾开层层涟漪，船夫轻缓的歌声伴着江水奔涌之声，诉说着古码头的往昔岁月与今朝新生。岸边布设了多处复古休憩篷位，供游人驻足观景，与远处骑楼、江上舟楫相互映衬，意境悠远雅致。待到暮色降临，沿岸灯光次第点亮，暖柔光晕洒江面，与骑楼光影交叠辉映，景致美不胜收。

文旅深度融合升级，让赤坎的历史文脉得以更好地传承与活化。提质之后的赤坎，不再是单一观光游览景区，打造了诸多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游人漫步其间，读懂百年侨乡的沧桑故事。复古铛铛车穿行于骑楼街巷，墨绿色双层车身与古镇风貌融为一体，清脆的车铃声穿越时光而来，游人乘车而行，一路尽享骑楼盛景，聆听导游细说每一栋建筑的渊源过往，恍若置身旧日岁月。小剧场实景演艺《启航》，以华工丁龙真实事迹为蓝本，围绕先辈南下南洋的历史脉络，借助递进式场景搭建与沉浸式互动体验，还原百年侨民远赴海外、坚韧立身、以文化联结海内外的传奇

历程，串联起赤坎侨乡的精神内核与文旅新貌。水幕光影、夜色灯火交织相融，为游人献上一场兼具视觉美感与精神共鸣的沉浸式体验。除此之外，关氏图书馆、司徒氏图书馆经修缮后重新对外开放，中式青砖建筑搭配西洋窗棂，古韵别致；馆内珍藏的旧照片、侨批遗存，默默诉说着华侨闯荡南洋的百年往事，让游人在游览之中，深切体悟侨胞深藏于心的家国情怀。

如今的赤坎，古韵依旧留存，新风已然焕展。骑楼巍然伫立，多了鲜活气韵；街巷蜿蜒绵长，多了人间烟火；潭江奔涌不息，多了澄澈灵秀。升级改造后的赤坎，未曾遗失百年侨乡的文化根脉，在完整保留历史古韵的基底之上，融入新时代的生机活力，让古镇与时代新风相融共生。漫步青石板街巷，静观楼影风物，聆听江水流响，品味本土风味，体验沉浸式文旅展演，每一处景致都尽显古今巨变，每一缕气息都承载着古城新生的风华。

暮色低垂，晚风轻缓柔和，骑楼的光影被落日拉得悠长，游人的欢声笑语萦绕街巷。赤坎的改造升级，并非简单的翻新修缮，而是一场与历史的深情对话，一次对文脉的坚守传承。它让百年侨乡在时光长河里重焕光彩，让每一位到访之人，都能在静谧时光里，邂逅古镇深藏的旧日风华与今朝美好。这场蜕变，重塑了古镇整体风貌，延续了深厚侨乡文脉，让这座百年侨乡古镇，在时代前行的征程之中，续写属于自身的崭新传奇。

心灯漫笔

密蒙花

梁荣

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漫步山野之间，只见山坡上的密蒙花已然盛放，细碎的小花如点点星子缀满枝头，花色白里透着嫩黄，花心深处还藏着一抹淡淡的红晕，像是大自然无意间打翻了手中的调色盘。

望着风中摇曳盛放的密蒙花，我不由得心生感慨：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亦不似玫瑰的热烈张扬，却以低调坚韧的姿态，生长在向阳的山坡、村边的灌木丛，就连贫瘠嶙峋的石缝之间，也总能觅见它的身影。微风掠过，一缕清甜湿润的暗香缓缓漫来，气息清淡不浓烈，却沁人心脾，引人思绪万千。我忽然想起家乡三月三的黄饭清香，想起藏在烟火吃食里的温情与旧日记忆；忆起故乡清明时节，乡亲们提着密蒙花糯米饭上山祭扫的模样；更想起父亲，想起那些与密蒙花紧紧牵绊的过往岁月……

乡里父辈的老友们，素来都唤父亲“密蒙花”。父亲身形并不高大，可在我幼时的心中，他始终伟岸如山。那时我总觉得，这股本净细小的野花，根本配不上我的父亲。因此每当叔伯们张口闭口以“密蒙花”称呼父亲时，我便会哭闹争执，甚至上前阻拦，满心都是不服与委屈。我越是闹得执拗，他们反倒笑得越欢快。父亲也和众人一起笑着看我闹，待我气鼓鼓之时，他便将我揽入怀中，笑意温柔又开怀。

长大以后，我才终于明白，各位叔伯为何会称父亲为“密蒙花”。

其一，父亲擅长用密蒙花制作客家风味美食，滋味独具，人人称赞。密蒙花饭蒸腊肉，金黄软糯的米饭，油亮鲜香的腊肉，裹挟着密蒙花独有的清香，每每令人垂涎不已。

其二，父亲的品性，恰如山野密蒙花一般朴实无华。父亲手艺精巧，亲手编织的竹刀笼，深受乡邻喜爱。但凡有人上门求购刀笼，无论手头多繁忙，父亲总会见缝插针赶制，短短一两日便能完工。乡邻们想要拿物件答谢，或是送上酬劳，都被他婉言推辞，只笑着说：“不过举手之劳，你们这般，反倒见外了。”父亲为人勤恳踏实，任劳任怨，乡里但凡有事相邀，他从不推辞。母亲时常劝他：“有些活计你本就不熟悉，前去又能帮上多少忙呢？”

“能搭把手，便好。”父亲卷好烟丝，将烟杆收进口袋，憨厚一笑，便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

原来众人以密蒙花相称，藏着的是对父亲最深沉的敬重。

密蒙花本是山野寻常野花，是能染出金黄糯米饭的染饭花，亦是中医里清肝明目的良药。它以多重身份默默融入人间日常，于平凡之中，藏着不凡的风骨与价值。每逢密蒙花盛放的时节，进山采摘野菜的父亲，总会顺手摘几枝带回，挂在屋檐的晾衣竿上风干。每到祭祀之日，便用风干的密蒙花浸染糯米，做成金黄的密蒙花糯米饭，用来祭拜先祖。

广西各族群众惯用密蒙花染制的黄糯米饭祭祀先祖，这早已不只是一方饮食习惯，更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美好的祈愿。在广西壮、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里，色彩皆有着专属的寓意。明艳的金黄，让人联想到饱满成熟的稻谷、和煦温暖的日光，象征着五谷丰登、岁岁富足。后人以这艘吉祥珍贵的色彩供奉先祖，既饱含对先辈的尊崇缅怀，也祈求先祖庇佑来年风调雨顺、家族兴旺绵延。

儿时的清明，父亲背着刀笼、扛着锄头走在前方开路，母亲提着密蒙花饭，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紧随其后，一同上山祭扫。如今，父亲离世已有20余载，母亲也年迈难行。每逢这一天，依旧是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带着各自的晚辈，提着金黄的密蒙花糯米饭上山拜祭。摆上软糯的黄糯米饭，我们轻声诉说如今安稳富足的生活，道尽岁月安康，完成这场跨越时光的相逢与对话。

这份代代相传的习俗，如同一枚专属的文化密码，延续着家族记忆，传承着乡土根脉。这亦是萦绕心底、生生不息的乡愁，是一脉相承的情感寄托。

诗歌

玉台晓钟

凌迪

(一)

圭峰山的天空是声控的吗？

怎么玉台寺的钟声一响
天就亮了
粤西秀美的景色
犹如孔雀开屏般呈现
啾啾了一夜的鸟儿
重新开启歌唱模式

而那悠扬的钟声
总是曳着长长的余音
在我的心头久久萦绕

(二)

斑斑驳驳的钟声
仿佛来自遥远的汉朝
无需住着
和友人相伴
只就着那一声声
恢宏的钟鸣
我就能饮上半斤陈皮酒

任凭自己
醉成一抹朝霞
醉成玉湖里的一道卧波
枕着千年往事

(三)

一串串钟声
悬挂于黛色的山林间
璀璨夺目
晨风一吹
纷纷滚落到玉湖里
溅起漫天飞鸟和朝霞

我身披淡淡的晨雾
循着钟声而去
步履轻盈地



《岭南春色》 陈武伟绘

檐下絮语

流水席上的不速之客

刘利元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家村里最热闹的是办事宴，无论红事宴还是白事宴，都要摆流水席。

什么叫流水席？来的亲朋好友多，不能一次全部就座，只好分批接待，这批人吃完，下一批人上桌子，人如流水，此其一也；炕桌很小，而事宴上的菜很多，吃完几道把盘子拿下去再上几道，菜如流水，此其二也。

办一次事宴，要前后热闹好多天，农家小院里人来人往，“叮叮咣咣”响个不停。烟和酒，是主家赶着马车到供销社买的。猪、羊、鸡，自家养，赶早请邻居帮忙宰杀的。桌椅板凳，自己家有一些，其他都是向邻居借的。盘子、碟子、盆、碗，大多也是向邻居借的。厨师，村里的能人多着呢！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到了用得着的时候，白案师傅、红案师傅，一个个放下锄头撸起袖子就上手。还有一位代东的，是整个事宴的灵魂人物，他要操持流水席的前前后后，待人接物必须样样周全，既不能让主家多花钱，又不能让任何一位宾客感觉到慢待。

邻村老有叔，考虑问题周到细致，说话幽默风趣，再尴尬的场面，他都能化解。凡是办事宴的人家，都早早约他代东。

老有叔代了半辈子东，不料在给儿子摆喜酒时出了“洋相”。自己的事宴不能自己代东，他也像模像样请了个代东，但一切还是由他来操持。事宴上有“底亲朋亲”之说，底亲就是姑舅叔伯等亲戚，朋亲就是周围的

邻居。底亲朋亲，还有来帮忙的，老有叔都考虑在内，分三批接待。第一批底亲入席，先上一桌子凉菜，猪耳朵、皮冻、白切五花肉、花生米。老有叔家只养了两头猪，没有这么多的猪耳朵。为帮衬事宴，村里人把挂在屋梁上的猪头一个个取下来，“噌噌”几下割耳朵，收拢好了拿给他。凉菜吃完，撤了盘子，上热菜。肉片炒蘑菇，肉片炒芹菜，肉片炒蒜蓉……热菜吃完了，撤了盘子，上河套“硬四盘”：第一盘素鸡，第二盘丸子，第三盘扒肉条，第四盘清蒸羊。“硬四盘”之后是“精杂烩”，猪肉土豆炖粉条，炖满满的一大锅，就着切成片儿的大白馒头吃，那叫一个香！事宴有条不紊，第一批吃完下炕，第二批吃；第二批吃完，第三批朋亲上炕。

在宴席即将结束的时候，院子里忽然走进三个人，整整齐齐穿着中山装，正站在门口喊：“记礼账的在吗？”记礼账的是本村的民办教师，见亲朋入席，他早把账簿收了，此时正坐在席上夹菜呢！老有叔纳闷了，谁啊？怎么会这么晚来？他大步走到跟前一看，以前没见过这几个人。攀谈一番，才知道他们是扶贫干部，刚刚来到村里，听闻老有叔家办事宴，就赶过来了。几个人不请自到，结亲助兴的意思肯定有，趁上事宴吃饱肚子的想法估计也是有的。

老有叔惊呆了！上事宴不比寻常，不是白吃，是要搭礼的。三人搭了一份相当大的

礼。贵客上门，一定要好好招待！可是备好的酒席都已经上了，现在只有满桌子的剩菜残羹了。老有叔拍了下脑袋，招呼厨师说，赶紧把刚宰代东的那桌上！厨师瞅着代东的，脸上有些犹豫。办事宴，一切都听代东的，吃喝用度，代东不发话，谁也不敢擅自做主。老有叔拍了下厨师，说：“这东还不是我的？”

三位干部忙活了整整一个冬天，给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几个自然村挨个架起了高压线，安装了变压器，给每家每户都通了电。记得通电的那个晚上，村里的孩子们都惊奇得睡不着觉，瞪大眼睛看着灯光到天亮。

这三个人呢，每次都等到宴席快结束了才来。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是底亲却早早赶来，会让代东的很难为情。老有叔吃一餐长一智，之后代东，都安排主家多做一桌，保不齐有贵客来呢！

三位干部也成了周围几个村子的公共亲戚，年纪大的管他们叫舅舅，年纪小的管他们叫哥，一帮小孩子个个管他们叫叔叔。《小学生作文》《故事会》是他们带来的，写作的好多新鲜词语，“人心齐，泰山移”“精诚所至，金石可镂”，也是听他们讲的；用录音机听英语是跟他们学的，当然录音机和英语磁带，也是他们买的。村里通电后，这三位干部就离开了，后来不知去哪里工作。但是村里人办事宴，肯定还会多做一桌，说不准这些亲戚又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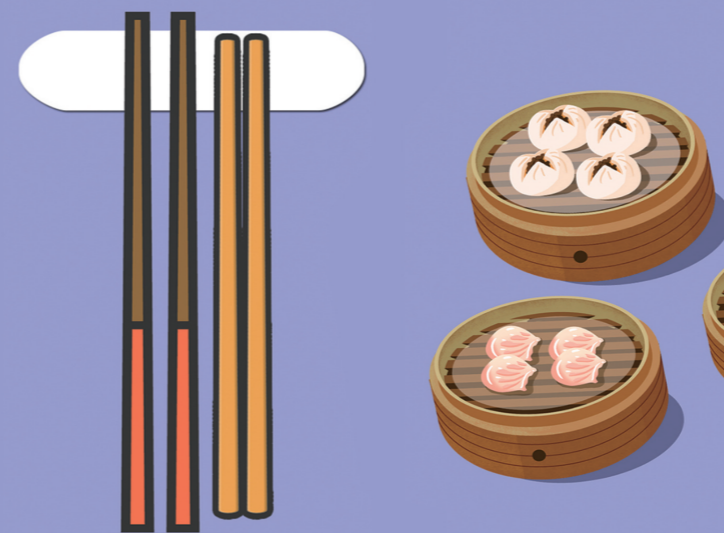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

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

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SERVING CHOPSTICKS

A WORRY-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ENJOY FINE FOODS



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
江门市文明办